

# 青未了

书坊

星期六  
2014.1.11

齐鲁晚报

B05-B08

# 深入生活的血与肉

## ——长篇小说“大年”的得与失

□本报记者 吉祥

### 名家纷纷推新作，捍卫文坛“地位”

对于作家来说，长篇小说的分量无需多言。尽管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的出现，让人们重新审视短篇小说的魅力，但在多数情况下，衡量一个作家创作实力的主要指标依然是长篇小说，一个好作家需要优秀的长篇小说奠定其在文坛的“地位”。这也就不足为奇，为什么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界均对长篇小说青睐有加。

按照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的估算，2014年原创长篇小说有4000多部，这一数字与前几年基本持平。今年长篇小说创作被广泛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众多已经成名的作家纷纷推出长篇新作。在《当代》杂志刚刚

结束的年度五佳长篇小说评选中，贾平凹的《带灯》，林白的《北去来辞》，韩少功的《日夜书》，黄永玉的《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苏童的《黄雀记》当选，贾平凹的《带灯》同时获得《当代》长篇小说论坛2013年度最佳奖。

贾平凹的新著《带灯》在去年年初问世。在《带灯》中，贾平凹继续描绘着他的“乡村乌托邦”。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带灯”的女乡镇干部，她原名叫“萤”，即萤火虫，像带着一盏灯在黑夜中巡行。带灯是镇综合治理办公室的主任，容貌美丽、孤芳自赏，主要负责处理乡村所有的纠纷和上访事件，每天面对的都是农民的鸡毛蒜皮和纠缠麻烦。韩少功的《日夜书》通过几位“50后”

知青从知青年代到转型时期的人生轨迹和恩怨纠葛，直指知青群体的精神困境，能够看出一个时代的变迁。

在《河岸》出版5年后，苏童重新回到了他所熟悉的香椿树街。如同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苏童多数小说的故事都是围绕香椿树街展开。在新著《黄雀记》里，苏童讲述了保润、柳生和仙女三个人年少时候的纠葛，以及之后每个人的生活际遇。青年文学评论家岳雯说，在《黄雀记》中，苏童重拾少年情怀，这部小说也充满了属于他的种种印迹。

作家叶开在解读今年长篇小说的“大年”现象时解释，这主要因为对于一些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作家来说，现在正是他们创作的巅峰期。

然不如前两者。《第七天》以死人还魂再去赴死的魔幻故事，用荒诞的笔触和意象讲述了一个普通人死后的七日见闻。白烨认为这部小说打通了虚幻与现实的界限，实现了生活与戏剧的对接，“存在的渴望与苦命的绝望始终相随相伴，让人感到无比的痛心与彻骨的虐心”。颇有争议的是，在这部小说里，余华引用了大量近年来的热点新闻事件，其中甚至有不少微博段子，让很多读者认为这本书更像是一本“新闻串烧”。

力。”

正因为有此感慨，施战军才不断呼吁作家要“深入生活的血肉”，少写那种“泡沫传奇”的小说。在一次与作家聊天时，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艳梅直言，多数作家不缺乏表现力，能够写出非常巧妙的故事，把人物刻画得很生动，但是缺少对历史、对时代、对社会、对生活、对人性的独特发现和独立判断，“作家不能总是跟在生活后面，站在比生活更低的位置上”。

《人民文学》今年为  
网络文学辟专栏

### 热度之下，网络文学如何走向经典？

2013年，文学界的另一个转变在于，评论界开始越来越重视网络文学。白烨在盘点去年的文学现象时，专门辟出章节点评网络文学。他指出，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络文学网民数为2.48亿，远高于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网络游戏等的应用。也就在去年，腾讯、百度、盛大等互联网巨头借助资本及技术优势，纷纷高调进军网络文学，有人认为，现在的网络文学“已由原生时代进入资本时代”。

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文学刊物《人民文学》也在着手改变。施战军说，网络文学多年来热度持续不减，文学界已无法回避。“今年，我们会用一期短篇栏目来主推网络小说。以网络短篇小说结成专辑的做法在期刊杂志上还未出现过。另外，现在整个网络创作已经从过去的超长篇向精致创作转型，这个事情值得去做。”

技术的革新，也在影响着年青一代的阅读习惯与趣味。与网络文学的热度相对的是，去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发布了一份“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结果前十名全是经典，《红楼梦》、《百年孤独》、《三国演义》等赫然在列，虽然这一排行榜的科学性值得商榷，但也引发了评论界的不小反思。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柠说，调查说明传统经典提供的审美和这代年轻人的阅读期待出现了某种错位。一个可以佐证的数据是，入围2013年作家富豪排行榜的60人中，除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其他的以玄幻文学、网络文学、儿童文学创作者居多，“这再次说明了传统经典与受众期待之间的错位”。

在一篇文章中，张柠谈到了他阅读“打眼”(网名)的长篇小说《黄金瞳》的经历。这部小说一共有1314章，大约450万字，连续写了18个月，平均每个月写24万多字，每天更新大约8000字，总点击量过千万，个人订购2万户，数据非常惊人。“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学生产、传播和阅读模式。”张柠说，传统文学的阅读，可以集中一个礼拜的业余时间，但网络文学必须跟着作者上传频率追踪阅读。

虽然目前对网络文学水准还有看法不一，但张柠也指出了网络文学可以借鉴的例子，他列举了比较受欢迎的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这个作品实际上是在精英文学与网络文学之间寻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张柠说，《繁花》最早在网络论坛发表，写作过程中，许多读者都参与了讨论、提出过建议。它的接受群体一开始就是普通读者。“那些点击率较高的优秀作品，在叙事语言、情节设置上没什么问题，唯一的问题就是结构过于松散。”张柠说，《繁花》的叙事并没有什么结构，还有铺天盖地的日常生活细节，再加上语言干净精炼，“我甚至想做一个大胆的预言，网络小说走向经典化过程，就是逼近《繁花》的过程”。

### 《第七天》更像是“新闻串烧”？

去年，王蒙将尘封40年《这边风景》交付出版，给本已热闹的文坛增添了不少热度。《这边风景》是王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下放新疆农村劳动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从公社粮食盗窃案入笔，用层层剥开的悬念和西域独特风土人情，为读者展示了一幅现代西域生活的全景图。尽管评论界认为这部小说留有比较明显的那一时期的痕迹，但王蒙也强调，小说创作虽在“文革”背景下，但自己坚持不写教条、口号，自己的小说创作是“戴着镣铐跳舞”。

《第七天》距离《兄弟》已经有七年时间，出版社在推广这本书时打出宣传语——“比《活着》更绝望，比《兄弟》更荒诞”。不过，这本书的口碑显

### 题材雷同，作家偏爱转型期中国

《第七天》引发的争议很多，此后甚至引发了文学界的一场讨论，其焦点集中在文学作品应该如何记录和反映现实上。毕竟，这几年关注转型期的中国是很多作家热衷表达的议题。白烨也感慨，虽然去年长篇小说质量总体不错，但仍缺乏让人掩卷后难以忘却的精品，在题材上，乡土题材的写作比较少见，更多的是写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以及城镇化、全球化、市场化所带来的很多社会生活问题、矛盾，包括给人精神上造成的某些隐痛。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有着相似的感觉，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说，目前作家的写作议题“都太雷同了”，大家基本都是在写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问题。施战军期待作家能在题材、故事或更高层面上进行观照，比如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另外，大多数人所写的城市生活，都是鸡毛蒜皮、情感纠葛或者家庭困顿，如果作者能正视我们的生存处境、生活需求和盼望，而非写泡沫传奇，那是最好的。有一些超越性的努力，能够体现真正的城市生活精神强

